

◎ 刘乐土 / 著

中国大皇帝书系

赵构皇帝

下

● 他是大宋王朝的「花花太岁」……
● 他是一「笑看」父兄生死的冷血帝王……
● 他一手制造了英雄岳飞千古冤案……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刘乐土／著

赵构皇帝

下册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第八章 兵变逼宫

随皇上亡命天涯的热血将士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们借高宗放任阉党之由兵变，数千官兵围城逼宫，要高宗禅位于三岁的皇子，太后垂帘……前有兵变的刀枪，后有金兵的剑戟，高宗两股战战，不知所措……四个多月了，高宗以御船为家，以波涛为伴，不敢履陆地一步……

到了临安，高宗吃住虽简单了点，但总算有了个地方安身，可那些内侍、大臣们就苦了，只能自己找地方借住。

康履带着内侍们沿着府治向东去，不远处有一深宅大院，颇为气派，康履用马鞭一指：

“我们就住这儿，去，上前叫门。”

一个内侍忙上前拍门，朱红大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一个脑袋来，瘦瘦的长脸，看了看门前来了不少人，惊诧道：

“你们有何贵干？”

那内侍并不答话，推门就要进，可推了几次，也推不开。内侍一瞪眼道：

“为何不开门？”

“你们是干什么？为何要开门？”

“干什么的？老子是皇宫里的侍从，难道你没听说皇上已来到临安了吗？你们那个衙门太小，住不下我们这些人，特来借个地方住。”

那看门的人一听，忙道：



“各位爷请在门外候着，容在下禀告老爷一声。”

说罢，“咣当”一声，又把大门关上了。康履此时有些不悦，刚想上前打门，大门突然洞开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，一生长袍打扮，像个商人。那人一抱拳道：

“诸位，刚才门房多有得罪，老夫谢富在此赔礼了。此值兵荒马乱，府上应多有提防，听说是宫里的爷借宿，老夫没有不让住的道理，里面请！”

康履等人下马走进院内，见这处院子很豪华，迎面是一堵照壁，过了此壁，里面是一个过堂客厅，两侧是厢房，各处房屋均为砖木结构，红墙灰瓦，雕梁画栋，奇花异草，点缀其中。康履一看就喜欢上了这地方，进了堂内，分宾主坐下，其他人等分几个房内招待。

康履又打量了老者一眼，从衣着上看，不像是一般的人，但从气质上看，也不像是个读书人，多半是个商人，便从心里有些看不上，便道：

“先生是何出身？这府第非同一般，比那临安府也不逊色啊！”

那老夫道：

“说来惭愧，老夫虽上过几年学，但终没长进，只好随父经商，今在临安市内开一个染坊。”

康履道：

“原来是位商爷。先生怕城中也不止一处住房，眼下朝廷有些困难，想借此地用一用，不知如何？”

谢富一听，心中不悦，但也不敢回绝，忙陪着笑脸道：

“好，好，老夫府内尚有几间空房，请爷不要嫌弃。老夫马上派人打扫打扫。”

“几间房？能住下我们这些人吗？后面还有人没来呢。”一个小侍从在旁边道。

谢富收敛了笑容，问道：

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康履冷冷道：

“想请先生到其他地方去住，此地先借与朝廷办公，等皇宮建好后再还给你。”

谢富一听就不干了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于是也冷冷地回道：

“老夫在城内没有什么地方住，只有此一处府第，爷让老夫一家老少几十口到哪儿住去？”

康履道：

“你不是有个染坊吗？可先到染坊去住嘛。”

谢富一听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一甩袖子，愤然而去。

康履哪受过这样的礼遇，顿时觉得脸上过不去，对一个内侍道：

“到王大人处说一声，派五百兵来，把这个地方围起来，看他搬不搬。”

不多时，府外一阵吵闹声传来，一位军校模样的人来至堂内道：

“康公公，小人奉王大人之命前来，已把此地围了起来，请大人指示。”

康履道：

“把府内人等统统赶出府第，违者绑送大牢。”

不多时，那谢富又来至前堂，对康履施礼乞道：

“公公爷，刚才老夫一时糊涂，顶撞公公。老夫知罪，现在老夫愿把此宅借与官家，请公公宽限半日，让老夫把染坊打扫打扫。”

康履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心中暗道：这个倒还算有自知之明，否则，给他罗织个罪名，抄家人狱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就这样，康履等人就住在了府内，俨然成了此府的新主人。

当时，官兵们强住民房的怕也不是少数，但像康履这样明目张胆地用兵强占民房的却不多。不过他凭着皇上的宠幸，也无人



敢说一个不字，只是城中的百姓都知道宫中有个内侍头，欺压百姓，对之愤恨不已。

高宗刚刚稳定了下来，御史中丞张澄便上书，弹劾黄潜善、汪伯彦，说他们独断专权，误国害民，列了二十条大罪，高宗也感到这扬州之变，自己受了黄、汪的蒙蔽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对黄、汪二人也是心有不满。就把二人召至御前，把张澄的奏折给他们看，二人一看，心里就明白了，忙跪地请罪。

黄潜善道：“皇上，臣罪该万死，受下属蒙蔽，未能明察政事，以致使主上蒙尘，扬州沦陷，臣请皇上下旨降罪，罢免罪臣。”

汪伯彦也道：

“臣汪伯彦也听信了不实之辞，未能对金人南下早作防范。臣也请皇上降罪。”

高宗看了看二人，不由怒道：

“你们不是给朕说，金兵不会来吗？说那是李成余部，说有人造谣惑众，邀功同上。朕问你们，那金兵怎么真的来了？连朕也差点落在金人手里。”

高宗从未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今日这一发火，把黄潜善、汪伯彦吓得两股打战，齐声道：

“臣罪该万死。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罪该万死，你死一次就够了，哪来‘万死’。你们想死还要拉个垫背的是不是？把朕拖住和你们一块死？”

两人听皇上这话越说越重，黄潜善忙说道：

“皇上，臣与汪大人对皇上一直忠心耿耿心无二志，自相州追随皇上，至今仍得皇上器重，沐浴皇恩，怎敢有半点私心，请皇上息怒，重责罪臣，以昭皇上平明之治。臣万……臣死而不辞。”

高宗把几天来闷在心里的气发了出来，顿时轻松了许多，看



看地上跪着的二人已泣不成声，又转念一想，这二人追随自己多年，对朝廷始终赤胆忠心，处处为皇上着想，也十分难得，不过这扬州之变总得有人负责吧，于是语气缓和了下来，道：

“你们以为谁可以为相？向朝廷荐举一下。”

黄潜善迟疑了一下道：

“目前朝中重臣，仅朱胜非、吕颐浩、刘光世、王渊数人，后两人又是武将，有相才的仅有朱、吕二人。”

高宗听后，点了点头，并没说什么。站在一旁的康履道：

“王渊虽是武将，但颇有文采，文韬武略不逊于文人。”

高宗瞪了康履一眼，厉声道：

“大臣们讨论事，你们不要插嘴！下去！”

康履灰溜溜地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还看了高宗一眼，大概是从高宗的脸色中窥视一下皇上是否真的生气。

高宗又看了看汪伯彦道：

“汪大人，你跟随朕最早，你看朕现在该怎么做才能安抚天下？”

汪伯彦忙道：

“皇上应罢免左、右相，以彰其咎，并应大赦天下，下罪己诏，以求天下人的宽恕。”

高宗也是点了头。最后道：

“那就这样吧，不过，朕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

黄潜善爬了起来，汪伯彦仍没起身，高宗一见，有些吃惊，忙道：

“汪大人，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
“皇上，罪臣以为天下的罪犯都可赦，惟独有一人不能赦。”

“噢，是谁？”

“李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“纲乃二朝罪臣，又被金朝所恶，赦他怕金人不悦，再起兵端。”

第二天，皇上下诏罢黄潜善、汪伯彦二人的左、右相，黄潜善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建康府，汪伯彦为洪州知府。这一个南京，一个南昌，乃江南各路两个首富之地，外任肥缺。对他们的罢官制词，称“移股肱者，固非朕意，既昭体貌，康示保全，兹予终始之恩，固天内外之间”，这与两年前李纲罢相时的谴责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罢左、右相后，高宗又下了一道诏书，召朱胜非火速进京，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，又命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，仍兼都统制。

此诏一下，满朝皆惊。罢黄、汪二人，大家都能预料到，升朱胜非为相大多数人也能接受，独升王渊使人感到有些意外。王渊由一个都统制，一举跃为独掌军权的要员，位列从班，进了高宗最高统治班子，确实升得有点快了。

众人们哪知道，这王渊因在扬州制置盗贼使任上屡建奇功，升为御营使司都统制。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康履，二人相交颇投，遂成挚友。从古以来朝中有人好做官，康履昨日提出王渊可为相，高宗虽然呵斥了他，但心里还是相信他的话。在重文轻武的宋代，武臣出任枢密院长官，居执政之列，实不多见，无疑算是特殊的恩典了。

当然，王渊能爬得这么快，除了有内应外还有一个原因。当高宗匹马南渡时，朝中没一个大臣在身旁，到了镇江，第一个来到的是王渊，并在南下的过程中，护驾有功，所以高宗才会给他特殊的礼遇。

高宗单独召见了王渊，问道：

“王大人，你看目前形势，我朝军队应如何应对金人来犯？”

王渊答道：

“金兵此次南下，意欲出其不意，直袭扬州，刺我心脏，可



现在此意图未能实现，只能无功而返。当今朝中，江北有东京留守杜充守护大江，牵制敌人，江南有刘光世、吕颐浩守护镇江，张浚扼踞建康，张俊驻守吴江，韩世忠已渡江南来。外有大江天堑，内有雄兵把守，金人渡江并非易事。臣以当今务之急不在金人，而是朝内。”

“在朝内？这话何意？”高宗有些吃惊。

“皇上，现在临安城内仅有万余兵力，一部握在苗傅之手，一部握在刘正彦之手。刘正彦乃臣的属下爱将，臣倒不怕，苗傅与臣不熟，他拥兵五千，怕生变故。就是他二人不生变，万一南方盗贼知道行在空虚，发兵来袭，朝廷岂不手无寸铁，引颈待诛吗？”

高宗闻言，频频点头，忙道：

“依卿之见，是不是应立调张俊、刘光世等人回到临安行在？”

王渊摇了摇头道：

“万一金人探得大军南撤，长江无人防守而发兵渡江，我朝不是自弃天堑吗？”

高宗听到这里，才听出点意思来，但故作不知惊，望着王渊道：

“王大人，长江的兵不能调，行在又如此空虚，那应如何是好？”

“皇上，臣的意思是把苗、刘之兵统一收编御营使司，由皇上亲自指挥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请皇上圣断。”

高宗此时虽仅有二十三岁，但经过几年的摔打，也长了不少见识。兵权掌握在两个人手里都很危险，如果掌在一个人手中，岂不更危险吗？所以，高宗听后沉思了一下道：

“卿的主意虽好，但一时怕难奏效。苗傅护送孟太后千里迢迢，从汴京到扬州，又到临安，深得太后倚重，这时夺他的兵权，怕不合适吧？别人会不会以为皇上寡恩薄情，卸磨杀驴呢？”



刘正彦是卿的爱将，朕想他手中的三千精骑卿还是能调得动的，万一有个意外，刘正彦可以抵挡一阵。朕立马着韩世忠火速南下，以防不测。”

王渊是聪明人，他一听就听出了皇上的意思，忙跪地道：

“皇上英明，一切按皇上的吩咐。”

高宗现在没了金兵来袭之忧，但有一个比此忧更大的烦恼降到了他的头上。

到了临安几日后，高宗让潘妃来侍寝，可无论如何，他的命根子却无动于衷，高宗、潘妃折腾了半夜，急得直冒冷汗。最后只好放弃。

过了两天，高宗又召吴才人侍寝，这次，吴氏花了无数的花招，也没能让高宗恢复往日男性的雄风。最后，二人都折腾了一身臭汗，只得作罢，高宗由是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恐慌之中。

内侍们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秘密，他们见高宗精神颓废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心里也很难受。

这一日，康履见高宗伏在案前，捧着一个奏折，表面上像是他正在看，但只要仔细瞧瞧，就可看到，高宗早已走神，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傻想什么。

“皇上，明日是观潮之日，请皇上去看看那奇观如何？”

高宗猛地一愣，回过神来，见是康履，也没说什么。康履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，高宗笑笑道：

“朕初到临安，千头万绪，无暇顾及，你们若想去，就自便去吧。”

“谢皇上！”康履就等着这句话，忙谢恩，随后离去，吩咐下人去江边搭台观望。

钱塘江大潮，自古是天下奇观，许多文人骚客，写诗作文以绘其胜。此潮有春、秋两期，以三月初八和八月十八两日为最盛，每年此时临安城总是万人空巷，集聚大江两岸，一睹自然奇观，宋代大词人柳咏有一《望海潮》曰：



东南形胜，江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
重湖叠山献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
这首词虽有夸张的成分，但可见当时临安人对观潮的狂热。

康履虽生在江北，但他早听说过钱塘大潮的壮美，今日来到临安，又值春潮佳期，自然神往，宫里其他的内侍太监们也想去看。现在得到皇上的恩准，自然万分高兴，许多人跑去搭建观潮台，以备登高观潮。

第二日，康履、蓝珪、张去为诸人带着内宫侍从骑着马，直奔候潮门而去。

此时，天刚亮不久，太阳还没出来，大街上行人很少，多为一些彩轿和车马，匆匆向城外而去，这些都是观潮的人。

来到候潮门外，他们才知道为什么城中如此冷清。从候潮门一直到望江门外，到处是人，有的骑马，有的坐着彩轿，有七旬老翁，有黄发孩童，有风流公子，也有穿红着绿的大家闺秀。有钱的人家已沿街搭起帐篷，筑起高台，端坐上面，边品茶边观潮，没钱的百姓，只能摩肩接踵，推推拥拥地站在岸上引颈观看。

康履问身边的一个小太监道：

“咱们的篷台在哪儿？”

那小太监忙道：

“回公公，小的来迟了，这好地方已被人占了，只好向前走。”

康履有些不悦，打马向前，两边围观的人群纷纷后退，等他们绝尘而去后，纷纷指骂不绝。

跑了一段，前面仍是人山人海，小太监向前面江边一片高地



一指道：

“公公，那就是咱们的。”

康履向前一看，惊得差点掉下马去，只见沿江一片高地上有几十个搭建的看台，高高矮矮，鳞次栉比，看台四周挤满了观潮的百姓。

康履见人群堵住了道，便在马上尖叫一声：

“闪开，找死是不是？”

说罢，一扬鞭子，正打在一个老者的背上，老人转脸看看，见是宫中的人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没敢言语。旁边也射来许多愤怒的目光。

康履们的看台正设在一条道的上面，登上去一看，倒是能看到很大的地方。只不过，在前方不远处，有一个小看台摆在眼前，康履有些别扭，对身旁一个内侍道：

“去，到前面看看去，那个小看台是谁搭的，挡着爷了。”

小太监去了一会儿，回来汇报道：

“回康公公，前面那台是几个当兵的在那坐着。”

“当兵的？去，告诉他们，把台子拆了。”

小太监又回去了，好久也没来，康履远远看见小太监与几个当兵的正在争吵，便对身边的随从禁卫道：

“去，把那几个当兵的给我撵下去。”

几名禁卫又跑过去，就见那几个大兵乖乖地从台上下来，侍卫们忙着拆那看台。

整个上午，风平浪静，阳光明媚，江边的人是越聚越多，人头攒动。

过了午时，隐隐约约听到从天外传来“隆隆”声。众人向东一望，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，一碧万顷，波澜不惊。江面越向东越宽，有几只海鸟在江上自由地飞翔。极目远眺，远处的古塔、亭阁，还有几座沿江小山均笼在蒙蒙的烟雾中。

那“隆隆”的响声像闪雷在滚动，越来越响，顿时，人声鼎



沸，群情激昂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

“看，潮来了！”

向东一望，江面仍是风平浪静，看不出有何变化。可刚过一会儿，响声更大了，只见天边水天相接处有一条白线出现。

众人都很紧张，又很兴奋，刚刚还嘈杂的江边此时寂静无声，只听得见“隆隆”声。

那条白线很快向面前移来，渐渐拉长，变粗，横贯江面。顿时，只见白浪翻滚，形成一道两丈余高的白色城墙，迅速向前推移。那白色墙城立刻倒塌，变成千万匹白色战马，齐头并进，飞奔而来。撞到岸边，顿时粉身碎骨，玉屑飞扬，剩下的战马，毫不犹豫，奔腾而去，只震得山崩地裂，大地颤抖，人群纷纷后退，不时发出尖叫声。

群马西去，身后是他们卷起的漫天的碧波汹涌而来。江上风号浪吼，久久才平息了下来。

康履看着，不禁啧啧称赞：

“好，好，真不愧为天下奇观！”

此后，又有多次余潮涌来，虽没有刚才壮观，但也煞是好。直至日落时分，观潮的人才渐渐散去。

康履回到府内，看随从们眉飞色舞地向其他人谈潮水的壮观，不由暗暗想笑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此次观潮竟引起了一场比钱塘江潮水还大的风波。

原来康履命禁军拆的那台子是刘正彦手下的几个兵丁搭的，他们不但没看好潮，还惹了一肚子的气，回去后就在军营里嚷嚷，那些弟兄们一听就火了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南征北战，又保着皇子、六宫，千里迢迢来到临安，竟还要受那閹人的气。如果没有大爷们手提脑袋去拼命，他们能作福作威吗？走，找他们算账去！”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马上整个军营像炸开了锅，都嚷嚷找閹党去算账。消息传到刘正彦耳朵里，刘正彦先是大怒，要拿造反者



是问，可听了士兵们的详述后，他也大怒，一拍桌子道：

“这些阉驴，太可恶了，竟然把持朝政，一手遮天，翻云覆雨。”

刘正彦一部将王钧甫道：

“都统，我们去找康履算账，他们欺人太甚。若他们不赔礼，就杀了他们。”

此时，中大夫王世修正在刘正彦营中作客，此人一贯讨厌阉人专权。忙道：

“这些阉党理应该杀，不过将军应小心从事，免生事端。若想成事，不如派人去苗傅军营通报一声。”

刘正彦惊道：

“为何要通报苗将军？此事与他何干？”

王世修道：

“将军手中只有三千精兵，苗将军手中有五千精兵，万一将军去杀康履，苗将军以为将军叛变，派兵攻打你，那又如何应付呢？”

刘正彦这才点了点头，忙派一兵卒前去苗营通报。不久那兵卒回来了，递给刘正彦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“请刘将军速来营中一叙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
刘正彦一愣，自己与苗傅虽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但素无来往，今日如何相邀呢？

王世修见刘正彦迟疑，进言道：

“刘将军，康履诸人乃刑余腐人，却耀武扬威，干涉朝政，皇上曾诏谕，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，但康履诸人无所忌惮，常见一些军士将官。在扬州时，有些将领去见他，他边洗脚边召见，将领立在一旁，低三下四，任他喝叱。以老夫估计，苗将军请将军议事，怕与诛杀阉党有关，若苗将军与刘将军能联手，那康履诸人必死无疑。”

刘正彦原本就是个粗人，性情暴躁，早对朝廷不满了。他以



为自己平定丁进叛乱有功，却升了个副都统，而王渊没有出一兵一卒，仅凭荐举自己而升为枢密院副使。这次自己辛辛苦苦护送皇子、六宫来到临安，寸功未立，而王渊却升为执政大臣，还想要回自己的兵权，朝廷赏罚不公。听人议论，王渊能平步青云，主要是在平定江南匪徒时，曾得到了一个上等玉器送给康履，二人遂成密友。

刘正彦越想越气，又被王世修这么一说，顿时热血沸腾，一拍桌子道：

“走，到苗营看看，听苗将军怎么说。”

来至苗营，苗傅早在大营门口迎见，二人相互施礼后，携手进到中军帐，苗傅一使眼色，周围兵役们纷纷退下，帐中仅苗、刘二人和几名亲将。

苗傅一抱拳道：

“刘兄，苗某素来敬佩刘兄的武功，只是无缘相交，近日同在临安，稍有往来，更觉刘兄乃忠义之人，是条汉子。”

刘正彦也忙抱拳道：

“苗兄过奖了。苗兄从军多年，在军中德高望重，非正彦所能及。”

苗傅微微一笑，转而严肃道：

“前有兵卒来报，说刘兄对内侍不满，可有此事？”

刘正彦愤然道：

“不瞒苗兄，在下对康履诸人忍无可忍。这些阉党干涉朝政，欺压善良，不除难去我心头之恨。”

苗傅笑笑，递过来一封信，刘正彦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状子，状告康履强占民房，强买民物，欺行霸市的罪行，刘正彦有些不解道：

“苗兄，这是谁递的状子？”

苗傅忿忿道：

“这状子是在下写的。那康履所住的房子是在下一远房亲戚



谢富的私宅，被阉党们强占了去。在下气不过，就替亲戚写下这份诉状，准备状告康履。忽听刘兄有诛阉党之意，在下就不告了，告了也没有什么结果，不如砍下他们的头解恨。”

刘正彦闻言，心中大喜，道：

“苗兄为何如此？”

苗傅正色道：

“康履内侍阉党，依仗皇上的宠信，狐假虎威，在逃亡路上竟纵马踏坏百姓庄稼，射死农家鸡鸭取乐。到了临安更为嚣张，强占民宅，强市民物。昨日观潮，任意驱逐百姓，沿街搭设看台、帐篷，临安市民侧目而视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不诛之上对不起天良，下不能抚民怨。”

刘正彦边听边点头称赞道：

“苗兄所言极是，这些阉党确实可恶，不仅欺压百姓，还干涉朝政，特别对我们带兵的，只提拔取悦他们的人，对正直之人却一律压制、打击。”

苗傅接过话道：

“不错，昔日刘光世未立寸功，但因给康履、蓝珪每人一千两银子，皇上刚登基三个月，这刘光世就因平贼之功封为节度使。现在看看这刘光世何德何能，据守淮北，金兵未至，却闻风而溃，后又独自渡江，把几万大军扔在江北，四处溃散，这样的人，现在仍能重用，真是怪事。”

“还有比这更怪的呢。”刘正彦气愤道，“昔日，王渊荐举在下去平丁进，在下历尽千辛，平定了丁进，皇上只封了个副都统，而王渊却为枢密副使。这次，王渊不作战备，以至皇上匹马南渡，金兵血不染刃而陷扬州。王渊不但没获罪，反而升为执政大臣，你我兄弟保护太后、六宫、皇子南来，却寸功未立，这天理何在？公平何在？”

苗傅有些吃惊，忙道：

“刘兄，王大人可是你的恩人哪！是他一手提拔了你，你怎



么……”

刘正彦气得两眼冒火，厉声道：

“恩人？冒领属下军功也算恩人？夺属下兵权也算恩人？他靠结交内侍，肆无忌惮，在下欲杀之而后快！”

苗傅一部将张遼道：

“刘将军，听人说将军在护送六宫时，王渊曾有十大船财物随行，不知可有此事？”

刘正彦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，王渊说那是朝廷的文书、档案。”

“什么文案、档案，那是王渊剿贼时得不义之财！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只瞞将军你一个人。现在若能杀了王渊和内侍，那么人人可富，到时候，我们可上报朝廷，说康履等人因观潮与兵丁产生矛盾，激起民愤，被兵士们乱刀砍死，王大人闻讯赶来劝阻，也被愤怒的士兵误杀，自古法不责众，难道皇上会把二位将军手下的兵士全部杀了吗？”

刘正彦的部将王钧甫一听，热血沸腾，拍案而起，大声说：

“对，就这么办。我料皇上也不敢降罪二位将军。现在临安无一兵一卒，全仰仗二位将军戍守。一旦王渊及内侍被诛，二位将军可随便从集市上捉几个人，充作兵丁斩首，说他们是杀人凶手，皇上又敢奈吾何？”

另几位部将也纷纷赞同，一部将马柔吉道：

“二位将军，此次起事诛杀王渊、内侍，是清君侧，全为了大宋的江山，定会得到军民的拥护。”

苗傅、刘正彦被部下说得愤愤然，当即决定共同起事，诛杀王渊、康履等人。现在各人回去先让官兵签名，看有什么人同意起事，多少人反对，做到心中有数，以防不测。

就在这时，高宗又为这场怒火浇了一瓢油。高宗下诏说，王渊签发的枢密院文件，可以不经皇上审阅，这使王渊掌握了军事决断权。